

随笔

无字的“遗作”

郑兢业

诀别过太多亲人老友，目睹一场生命的落幕，都如同重读了一遍海明威的《丧钟为谁而鸣》。追随亡灵而去的，不只是泪水和哀叹，更有黄泉不远、路在脚下的促迫与绝望。

河南省杂文学会副会长、郑州市作家协会名誉主席刘思先生的离去，是我今生第一次没有眼泪、没有叹息的生命诀别。遥望先生远去的背影，犹如目睹晚晴壮丽的落日，接续的不再是凄然寂寥的无边长夜，而是星灿月明后，依序升起又一轮希望的朝阳……

2011年7月8日，78岁的刘思先生溘然长逝。一听到这个噩耗，我就强忍悲痛，从书架上找到先生的《耳不闻杂文集》，为写悼词做准备。以前，郑州市作家协会我的两位老师先后去世时，悼词中对他们文学作品的评价部分，都是我这个晚辈执笔的。然而，一和逝者的儿子刘悦打电话才知道，先生有话：葬礼的一切通常仪式全都免了。

先生去世的次日下午，几个文友相约，登门探望先生的夫人修老师。尽管我已经知道先生的遗愿，一进客

厅，还是不免讶然：一切景象，像我每次看到的一样：优雅洁净，一尘不染。那些眼熟的盆景、花草，依然在窗台上热闹，该灿烂的，灿烂如昨；当翠绿的，还在翠绿。室内没有摆放遗像，我们对着遗像默哀鞠躬的预想，自然只能各自献给自己的灵位了。

怎样离开这个世界，刘思先生并没有留下文字遗嘱，只是在他预感来日无多时，才断断续续，又很坚定地给夫人讲了，自己要怎样谢幕此生。

虽然先生的遗体明天就要火化，修老师却能平静淡定地给我们追述先生的遗愿——

不要给遗体化妆，因为一辈子都没干过这种事，化为一缕青烟时，就不要破例了。

不要在寿衣店里买大红大紫的“最后新衣”，平日穿什么，在最后驿站还穿什么。

不要单位开追悼会，不要悼词，不搞遗体告别仪式。

家里不设灵堂，家人不要戴黑纱，连一朵白花也不要戴。

不留存骨灰，把骨灰撒进黄河，魂归大海。

要忠实践行先生的遗愿，让先生默默无声离去，尽管他的儿子刘悦理解父亲的最后选择，但感情上还是过意不去，他多少有点抱怨母亲，执行父亲的遗愿太坚定。母亲开导他：你还没我这“80”后想得开——修老师说自己是“80”后，是特指年逾八十。一丝不遵从逝者的遗愿，比任何形式的悼念，都更能让他安魂。

漫想先生这样归去，就觉得不是病迈之躯无奈倒下，而是一个真正作家暂且远避尘嚣，要用漫长的时光和整个心魂，去铸就一部稀世杰作；我还祈愿：先生是去做一个隐姓埋名的大哲，到遥远的化外之域开启心智……

先生无字的遗嘱，也是一部无字的“遗作”。这样的遗作，是与先生一生的经历、人格、人品一以贯之的。

厄运，能打断人的脊梁；苦难，会粉碎人的骸骨。然而，同样面对厄运和苦难，也会成为炉鼎、铁砧，使得得起锻打淬火的灵肉，愈加坚硬如钢。先生的杂文，为什么有那么充盈、那么光芒四射的鲁迅精神？正是他有幸与不幸，在“文化大革命”的狱中经历了人性的炼丹，灵魂的淬火，才铸炼出饱含精神钙质的文字。

先生睿智犀利的文字，他对历史责任的慨然担当，对常识的不懈坚守，从不与谎言合唱的风骨，曾启迪我的思考，纯洁我的灵魂，提升我的人性，拓宽我的视野，增强我做人的尊严感。

仰望先生这样离去，品味先生无字的“遗作”，我彻底明白了：什么叫大彻大悟的生命境界。

刘思先生的默默离去，是灵魂的又一次高飞远行，是一轮最美的生命日落！

送友人

宋子牛

正是长夏溽热时，惊闻刘公遽仙逝。满腔忧思少人会，一生甘苦唯自知。世间妖氛除未尽，天国云路召应迟。文名不朽风流在，每读华章总相思。

风骨超群不趁时，道德文章天下知。常有妙语惊四座，每出哲言启众思。宝刀本当青锋试，文坛未见巨擘失。仁者何难多寿享，忍教朋侪悼悲诗。

注：惊闻杂文家刘思仙逝，以诗悼之。

吊刘思

宋宗桃

惊闻刘君灵山行，天旋地转心肝痛。河南文坛北斗坠，杂文学会泰山倾。亦师亦友传文道，同心同德唱大风。面对遗像音容在，思绪纷纷更伤情。

现代诗坛

王守宇的诗

雪花落下来

想起那些雪花就落了下来
雪中的雪花落在那株老树上
一个枝丫突然折断
震裂一江封冻的寒冰
心事春水一样涨潮
解下围颈的围脖
解下裹身的冬衣
如何也解不下纠缠的那些事
“生活就像一团麻，
也有那解不开的小疙瘩——”
这样的歌你已无动于衷
无动于衷你却泪水潸然
你看远山隐约几块紫云
那是山茶花开放的颜色
风中吹来淡淡的香气
你想起记忆中她销魂的体味
这时你回过头来
发现已偏离寻找的方向
问题究竟出在哪个岔路口
一朵雨云轻轻移转头
一只蝴蝶正在翩飞远处

无题

大海在远处
弯曲 反光
几块旧船板
被波浪推到沙滩
如腐烂之木
天空的乌云
布一样散乱
夕阳下 打鱼的老汉
暗自生锈

他的草帽比天边还低
一年又一年 一代又一代
力气从手上流失
耗尽骨血 鲜花

“什么是盐巴上的伤口
为什么年年苦竹？”
他这样想时
耳朵在海螺上听
鱼群的闪电掠过大海的寂静
月色轻轻将他覆盖

风暴起自杯中

一个思想暧昧的人
踱进午后的松树林
他发现早年的刻印已覆满苔藓
他的一轻视
滑倒了黄昏
黑夜已经提前来临
他知道无影灯下的人
仿佛梦中灵魂
这是没有躲过去的劫运
疼痛早已给麻醉了
天光亮时窗外的雪如缟素
亲人的笑容盈盈 软语温存
他一再拒绝递送的水杯
他看见风暴正起自杯中
现在他在寂静中不住地掌眼

王守宇，作品散见于《青春歌》《关东作家》《诗汇》《芒种诗报》《科学诗刊》《梨树诗报》《白鸟》等报刊，收入《中国先锋诗人作品选》《中国柔情派代表诗人作品集》等选本。



回忆村庄水彩画

李建中

文苑精英

蒲松龄的佚文

王吴军

清朝文人孙济奎、耿世伟将蒲松龄的佚文散章收集在一起，编著了石印本的《聊斋先生遗集》。1936年，路大荒编辑了《蒲松龄全集》，由上海世界书局出版。1962年，这本书经过重新修订之后，由上海中华书局出版。20世纪末，上海学林出版社出版了《蒲松龄全集》，包含了已经被发现的所有蒲松龄的佚文散章。约20万字，包括俚曲《琴瑟乐》，杂著《药谱书》《历日文》《历字文》《家政内编》《家政外编》《省身语录》等。1999年，蒲松龄的第12代孙蒲黎明，发现了蒲松龄写的俚曲《群残闹瞎传》《脱空传》《问天鼓词》。这3种俚曲在以往蒲

松龄作品的整理出版中均被遗漏。这一发现使蒲松龄的俚曲总数由原来的15种增加到了18种。蒲松龄在俚曲方面的成就足以与其小说相媲美。不过，由于俚曲方言浓重，调门繁多，影响其流传和普及。《聊斋志异》40万字，而蒲松龄创作的俚曲却有80万字之多，可以看出蒲松龄在俚曲创作上花费了多么大的时间和精力。

蒲松龄的佚文《省身语录》写的是自己的生活感悟，如“花繁柳密处拨得开方便手段，风狂雨骤时立得定才是脚跟”，“从热闹场中出几句清冷言语，便扫除无限杀机；向寒微路上用一点热热心肠，自培植许多生意”。这些流传于《聊斋志异》之外的蒲松龄的佚文，读起来意味无穷。

小说

人生无愁

乐扬

在这个春寒料峭淫雨霏霏的夜晚，我的心也在下着雨。因为有倾诉的欲望，路过一家小酒馆，生平第一次有了奢侈的举动。

一扇门隔开了寒冷，门内温暖如春——虽然已经是春天。稀稀拉拉几个客人，有点

安静，一个喝着酒的瘦削老头，抬头看了我一眼，微笑着，于是我在他对面坐下。

他笑着举起酒杯，喝酒！年轻人！我连谢谢都没说就自斟一杯仰头喝光。我想说点什么却被他打断，外面挺冷吧？是啊！这寒冷的春夜！

我有点不耐烦。他继续说道，返城后，他为了让



十里松风碧蹄连(国画)

李晓宏

新书架

《着陆》

白雪

南江市人大常务副主任黎秋如愿以偿地“平安”退休了。他在仕途上奔波了足足

四十年，一路官运亨通，越被举报越能升迁。正当他准备安享晚年时，老部下段春突然被“双规”。黎秋以营救为名，遥控指使江湖兄弟张军将其杀人灭口，随后又将张军沉尸湖底。段春的案

子，成了无头案。正当黎秋自以为一切做得天衣无缝时，不料，一名漂亮女主播的意外死亡，竟使纪委顺藤摸瓜地掌握了黎秋的关键证据。出国逃亡？藏匿欢场？前方，黎秋已经无路可走……

连载

成立阿拉善SEE生态协会

2001年，北京九次天成公司的老总宋军做了一个创举，在内蒙古阿拉善盟斥资五千万建成月亮湖生态旅游景区。

之后三年多，这座沙漠生态景区吸引了数百位中国企业家陆续到访。两年后，北京首创集团总经理刘曙光跟十几个企业家受中国企业家论坛邀请去那里参加会议。

这位京城房地产大亨当时“跪在沙地上，望天长叹”，慨叹“人类在创造财富的同时也在毁灭自身”。

据统计，2000年春，北京九次沙漠，八次掀起阿拉善。专家预测，如果任由阿拉善的生态环境继续恶化，一百年后，北京城将被沙子淹没。

“当时就有这种想法，能不能把中国的企业家们弄到一起治沙？”刘曙光对外界回忆。

他找到宋军，两人一拍即合，约定定牵头人。刘曙光采取的是强硬态度，“我说你必须参加，不参加以后别见我，大家别谈别的事儿了”。

刘曙光的朋友们大多也没怎么推却。比如万科的王石就说：“行，给你面子了”。

做好铺垫后，2004年6月4日日夜时分，还是在月亮湖边，一群来自各地、阿拉善SEE监事武克钢首先站起来反对这种为拉票的行为。冯仑不算违规。

人群中又有一人站出来。任志强挥挥手，声色俱厉，“他都不出席，还应该有竞选的资格吗？”气氛一时有些紧张。

冯仑的话还没有说完，就被这二人打断，他站在原地有些无奈，看了看刘曙光却发现这件事他一手发起的事情竟让他恼火。在帐篷里，他脸上的笑容渐渐变得不大自然。

但他发现，让一群强势的企业家们坐下来达成协议太难。总是有人提出各种各样的反对意见。那一晚，带给刘曙光的冲击很大，他没想到我们设计的选举程序全部被推翻了，我没想到我们辛辛苦苦干了这么长时间就这么被推翻了。

有媒体如此描述，“他发现自己招来了一群反对派，自己作为老大的权威正在动摇。回想从银川机场到沙漠的数百公里艰难旅程，刘老大满腹委屈。再回想三个多月来的辛苦筹备，刘老大满腹委屈。”但就是他失眠的那个晚上，他也决心今后尽可能按照民主的程序来“执政”，尽可能把大家团结在一起。

2004年6月4日，掌管着合计约有两万亿元总资产的大大小小的企业家们，再次汇聚到了月亮湖边。6月5日，阿拉善SEE生态协会成立，要在阿拉善从事防治荒漠化工作，缓解阿拉善沙尘暴对首都北京的压力。

书。一张报道“五鼠大闹奉天驷”的经过。她看完报纸，想起吴俊升说的话，提笔在报纸上写了一行字：天下第一浪荡子。张学良来郑家屯之前，一个消息从奉天传来，说是张大帅的儿子住院了。市井传说，是因为一个女人，一个比他大十岁的女人。她无法验证这个消息是真是假，也无法肯定这个张大帅的儿子就是张学良。但也不清不白的，她固执地认定，能做出这种事只能是张学良。所以，当吴俊升派人送信，告知张学良已到郑家屯，准备登门拜访时，她鬼使神差地说了话，不见，哪儿来的回哪去！当然，回话不能如此无礼，便找了一个身体不适的借口。

张学良在郑家屯的妓院里“作妖”时，于凤至已经劝了于凤至大半宿。于母反反复复、苦口婆心地强调，你们的婚事是两家主人当面锣对面鼓定下的，也是你父亲的遗

命，是留有白纸黑字的，哪能说散就散，像小孩儿似的，说不玩就不玩了？再说了，你许了人家，就已经是人家的人，你毁约就等于离婚，以后再想嫁人就难了！母女俩正在为这一个简单的问题越辩越复杂时，家人来报，说有人看见张学良在镇里逛妓院，每到一处都说，我是来相亲的，姑娘是你们镇上的。于母听了这信儿，嘴唇哆嗦着说不出话。于凤至却听出了问题，你是说，他每到一处都说，他都去哪儿啦？家人说，说是把镇上的妓院都走遍了，到哪儿都这么说。于凤至说，妈，你听说过有这样逛妓院的吗？于母还没缓过劲，话都说不完整了，那他……这是想啥的？于凤至冷笑一声，他是想悔婚。于母愈发吃惊，他真的是想悔婚吗？于凤至说，现在还不能完全确定，待我再试他一试。看他如何作答。

张学良回的诗到了于家，于凤至看完把诗交给母亲，说，我敢肯定，他就是想悔婚，但又希望我们提出。于母六神无主，他咋能存的这份心呢，这叫咱们可咋办啊？于凤至眼神暗淡，妈，我和他之间好像没有可能了。

十四
于凤至家住在那家屯镇中心地带，一个两进四合院，青砖青瓦房。房子的举架很高，比镇上的二层小楼矮不了多少。



一个大帅府 两代东北王

张学良：没想到日本真下手了